



回家的路上步履匆匆。本报记者 赵金阳 刘新 摄

火车站客运值班员&gt;&gt;

## 最想睡个 囫囵觉

本报记者 侯文强

实习生 王毅

春运来临,忙碌的不只是乘客,还有许多在春运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作为火车站的客运值班员,今年32岁的刘馨需要组织乘客进入候车厅、检票上车、到站接车,而在春运期间他们的工作又增加了维持售票厅购票秩序、候车厅门口检票等工作。

## 天天加班连轴转

按照规定,平时刘馨连续工作两天后,就可以休息两天。但在春运期间,刘馨工作两天的上班时间都提前了半个小时,在第二天上午9点下班后还要进行业务学习。春运期间他还要日勤帮班。

一天工作下来,刘馨只有在吃午饭和晚饭时能坐会儿,而这仅有的休息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40分钟。刘馨告诉记者,现在他每天都很累,基本上连轴转,最想睡个囫囵觉。

## 寒风里要站4小时

17日下午5点半有一趟烟台到佳木斯的火车要发车,记者跟随刘馨来到站台,刚下来不到五分钟记者就感觉脚有些冷。而每发一趟车,刘馨他们至少要提前四十分钟到站台等候乘客。

记者了解到,客运员还需要露出最好的微笑站在电梯口,在乘客需要咨询时做详细的解答,遇到老人客运员便主动上前搀扶老人上车,或者给农民工兄弟搭把手送行李。

记者从烟台火车站客运科了解到,火车站从1月7号提前进入春运。刘馨说,以发一趟车最少需要提前40分钟计算,再加上接送旅客的时间,他每天至少要在寒风里站4个多小时。

## 夫妻天天要蹭饭

刘馨的爱人在火车站售票组,春运期间也是在不停加班,现在两人回到家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去父母家蹭饭。“现在全家都在为春运工作”,刘馨摸着头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

刘馨说,当他在售票厅维持秩序,看到每位乘客手里都拿着一张返乡的票时,“那时就觉得心里甜滋滋的”。看到很多人排队买不着票,自己有时候干着急也帮不上忙。有时乘客把包落在车上时,自己便上车换个车厢找。

在火车站,还有很多像刘馨一样默默地在春运第一线工作的人员,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责任心换来每位乘客最会心的微笑。

他返乡要转五次火车,光在车上就要60个小时

# 路再长,也要回家团圆

本报记者 李园园

春运即将来临,眼前正是农民工返乡的时候。18日,记者在烟台火车站遇到了来自贵州的罗全品,他要转五次火车才能到达家乡。在春运返乡的大军中,罗全品仅仅是再苦再难也要回家团圆的群体中的一个缩影。

## 这次回家要转五次火车

18日,记者在烟台火车站遇到了来自贵州省安龙县新桥镇木科村的农民工罗全品,他正用扁担挑着两大包行李匆匆地走进售票厅。罗全品告诉记者,他和妻子保安琴刚下火车,是从文登过来的,准备买当天回石家庄的火车票,到公司拿到工钱就回家。原来罗全品和保安琴在石家庄一家钢厂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去年

12月份,钢厂把他们俩派到了文登,“过年要放假了,可我们的工钱得回石家庄领”。

罗全品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了烟台到石家庄的火车票。“这次回家这真折腾。”罗全品说,他和妻子到石家庄拿到工钱后坐火车先到郑州,再转车到南宁,然后在南宁乘坐火车到贵州老家安龙县城,

## 给儿子带了五本小说

谈起回家过年,罗全品的妻子保安琴脸上满是笑容,“一年没见儿子了,真想他呀!”54岁的罗保全和44岁的保安琴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嫁人,儿子现在老家读高中,“儿子平时住在学校里,每个月回家一次,在家时和他奶奶住在一起。”

罗全品说,他是在儿子上初二

时,才和妻子到外地打工的,两个人一年辛辛苦苦在外打工能赚四万来块钱,“儿子明年就要考大学了,得提前给他准备学费。”

在罗全品的行李包里,有给儿子和老母亲买的过年的新衣服,“每年回家都会给儿子买上两身衣服。”罗全品说,今年他给儿子买的

“到了县城坐大巴车就能到家了。”

按照罗全品的说法,他从文登到家乡安龙县,一路上要转五次火车,在火车上的时间长达60个小时。“转这么多趟车,都没来得及提前买票,只能随到随买。”

在春运高峰期,随到随买能买到票吗?罗全品说,坐着的票肯定没了,不过,“只要有票能回家站着也行。”

两身新衣服花了他四百多块钱,这是他和妻子近一个月的生活费,“每年回家我都会给儿子带几本书回去,他喜欢看小说,今年给他买了五本呢!”

不过,罗全品已经忘记了压在箱子底下的五本小说的名字,只记得儿子打电话让他买的是鲁迅的小说。

为帮农民工朋友买火车票

## 父子俩排队等了8个半小时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柳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话在中国人心中早已成为一个定式。18日,在烟台火车站东售票厅,排队买票的乘客排到了门外。为了帮农民工朋友买到7张回佳木斯的车票,60岁的于老汉和他85岁的老父亲在售票厅等了8个半小时。

18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烟台火车站东售票厅时,买票的乘客已经排到了大厅的门外。据了解,他们多是购买1月28日的火车票,但28日的车票需要下午1点半才开始预售。记者看到,售票厅内多数窗口还没有开始售票,排在队伍前面的,有的坐在马扎上等待,有的在打着瞌睡,有的在看着报纸,还有不少乘客在闲聊。

在33号窗口,有两位老年人坐在马扎上,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老人正打着瞌睡。记者询问得知,打着瞌睡的老人姓于,今年85岁,和他在一起的另一位老人是他的儿子,今年60岁,他们要买7张28号去往佳木斯的硬座火车票。

60岁的于老汉告诉记者,为了能够买到车票,他们早上5点钟

就坐公交车从幸福5村来到火车站排队。虽然赶到时天还没有亮,但是在火车站东售票厅的33号售票窗口还是有四个人排在了他们的前面。“听人说车票不好买,排不到前面都买不到坐票,所以就早来了。”于老汉说。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根据车次不同,每个人限购的数量也不同,开往佳木斯的硬座票每人最多能买3张,卧铺票每人能买2张。得知这一情况后,于老汉很是着急,因为他两个人最多只能买到6张车票。

两位老人一次为何购买这么多的车票?于老汉解释说,他是帮助他们家附近工地的农民工朋友买的,为了能够买到7张硬座车票,他才叫上父亲一块。了解到这一情况,排在他们身后的一位女士同意替他们买一张。

中午12时30分,来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从早上开始,两位老人还没有吃饭。下午13时30分,售票厅里的人开始涌动。15分钟后,两位老人终于如愿买到7张硬座车票,此时他们已经在售票厅里排队8个半小时。



于老汉(前)和他85岁的老父亲正在排队买票。本报记者 柳斌 摄



